



结合。岁月延续下来，就变成一个男性必须和一个女性在一起，结婚，成家。

多元的世界已经向我们展示，如果当初不是以生育为目的，会不会有别样的可能呢？譬如，就自己单独生活，不结婚可以吗？我觉得我们自己可以按照心愿选择异性，选择婚姻，但别人也可以有别样的选择。

**《新民周刊》：**你在小说和散文里，经常写到女儿和母亲的关系。

**陈染：**母亲——在我心目中是美好的。有时很奇怪，小时候觉得，母亲是很可以依赖的，但是长大了之后，好像母亲变得需要我们庇护她了。

我对母亲的感情特别复杂，这种复杂影响了我作品中对母亲形象的定型。小时候我依赖她，在母女家庭中长大，这一种家庭结构，又容易有一些弊端，这种

弊端在我的心里积累了很多矛盾。比如说，一个母亲的全部注意力都投注在女儿身上，关注太多，就会使这个女儿产生被控制感。我曾经说过，过度的爱会导致“侵略”。

因为在母女家庭结构中，女儿长大之后，格局就有了变化，一个母亲如果仍然像小时候一样对她的女儿，事必躬亲，凡事参与，那么这个女儿就会产生不自由和被束缚感，过多地关注与反抗关注的矛盾就出现了。我对母亲的感情与对父亲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说无论思想上拥有多少矛盾，我依然很爱我的母亲。

其实，单亲家庭的经验也不完全是我个人的家庭经验，我从他人的生活经验中也能体验到这一点。我认识的一位母亲和她儿子的关系就比我写出来的还要严重。这个儿子和母亲一起长大，儿子长大到交女朋友的年纪了，母亲永远挑剔他的任何一个女朋友，最后她儿子终于痛下决心，选择了一个他喜欢的女朋友。可是，从他结婚开始，这个母亲就要和儿子断绝关系，母亲的排斥达到了你要这个女人就不能要我、要我就不能要这个女人的激化程度，终于和儿子不再来往了。这就不是爱了，是霸占，是控制。

当然，生活中不仅仅是母女、父子存在这类冲突，比如社会关系中还有各种NPD（自恋型人

格障碍）以爱的名义对他人实施冒犯、侵犯，甚至威胁、打压，并号称自己才是那个受害者。

而我的母亲，从来不控制我，甚至对我有些纵容，尽管我们时常观念不同。比如，我愿意结婚，那就去成家，不愿意就不；我不想受工作的约束，她就说她的工资也够我们两人用……正是母亲的纵容，使我成为一个自觉、自律的人。

## 《私人生活》写作背后

**《新民周刊》：**《私人生活》发表以后，在当时社会上影响很大，很快就引起了文学圈和评论界的关注，也引发了争议。当时的争议焦点是什么？

**陈染：**当时的批评都围绕着“个人化写作”“专注于‘小我’的生存品位”“忽视作为主流的‘大我’”，等等。让我惊讶的是，批评者里竟有急火火的年轻人和并不太老的人。

小说中的“我”即是一个个人，一个存在。没有个人，妄谈“人民”。我们每一个“个人”都是“人民”的一分子，都是“大江大河”的一滴水。没有个人，所有的高调都是空的。我以为，若是非要往“大”里说，那么对个体生命的探寻，不正是挖掘人类复杂性的过程嘛！越是“指小